

畅读序

在广阔书写中完成厚重深切的精神表达

——评吴文莉“长安城”系列小说



■ 常晓军

纵观当代陕西女作家的创作，吴文莉应属于“异类”。她一边用含情的笔墨，在书画世界中表达着浓浓禅意；一边用平民化的视角，努力书写长安城的故事。近些年，她以自己独特的视角，先后完成了《叶落长安》《叶落大地》《黄金城》三部长篇小说，用120多万字浓缩了长安城120年的时光。坚实有力的笔触，不仅写下了河南人、山东人在古城的生存经历，更将特定时代与现实生活、世俗人情与历史伤痛有机联系，在广阔书写中完成了厚重深切的精神表达。从某种意义上，这些作品所融合的广阔和包容特性，既揭示出古城西安中异乡人的居住之所、精神国度，也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生存与死亡、欢乐与痛苦。

呈现一幅异乡人流离颠沛的生存画卷

《叶落长安》的可贵之处，在于作家能够从纷乱的生活走出来，不断超越表层向人性深处挖掘，通过环境来表现人物内心的欲望、冲动、行为和情感，从中可一窥吴文莉丰富的情感、内心的平静，这也是她的创作价值所在，即真实书写人生的苦难，在深刻的思考中呈现一幅异乡人流离颠沛的生存画卷。正如肖云儒先生认为，“对上百万流落在秦地，生活了几十年几代人的河南兄弟，陕西文学终于有了一个交代，终于给了一个审美的说法。”这样的评价于文学作品本身而言是荣耀的，对作者来说也是不同凡响。某种形式上，吴文莉栩栩如生地写出了这些异乡人的生活，使得其营造的艺术空间充满弹性与张力。“暗传给读者一种生存的力量，生命的力量，一种生命乐观主义和历



吴文莉

史乐观主义。”可以说，这种力量让《叶落长安》在多角度叙事中，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，不断增强着小说的可读性和直观性。

现实的坚守与融入，无疑是作家内在的需要与表现，这恰好成为她小说创作的一个象征。尤其是这种题材的选择，从情感冲突上，有着对异乡人流落的细微体察；在关注城市变化中，又有着冷静深刻的发掘与坚守。真相是现实的碎片，记述那些年代的人和事，对于当年逃荒的河南人及他们的子女而言，是复原记忆的开始，也是唤醒一座城市无比包容的过程。

《叶落大地》是吴文莉继《叶落长安》之后的又一部力作。主要描写了1898年到1937年的40年间，五万余山东人为了生活相继涌入关中大地扎根、繁衍、生息的故事。被迫迁徙的无奈，把落叶一般漂泊不定的命运，既表观得深刻有力，也为山东人“闯关中”涂抹上了深沉而悠远的色彩。从《叶落长安》可以知道，长安城不懂得排外，与外来人的善良、牺牲品格相契合。而这些都是对城市精神、民族精神的诠释与表现，也是越来越多异乡人深爱这片土地的原因。

而《叶落大地》精彩之处，就在于叙事、立

意能够直指人心、人性，并通过心理的不断嬗变，让小说有生命、有灵魂、有精神，把普通个体的塑造变得血肉饱满。值得关注的是，为表现出人物的真实状态，作家没有一味去抓人物的苦难历程，而是在生命的多样性中，选择了特定环境的书写。

如书中一直试图打破“小女人”“弱女子”的传统模式。主人公刘冬莲处于社会最底层，身处变化的大时代，在起伏跌宕中坚守初心，在荣辱沉浮中挣扎融入，在无力的悲哀中对生活，难能可贵，也暗含了桂枝、老吴媳妇等人从贫穷、愚昧不断朝着自我解放、自我救赎方向的引入。这也是吴文莉小说创作的用心所在，把普通平民生活当作审美对象来营造意境，摹写世态，在细节与片段中解构着沧桑世情下失落、迷茫、满足和挣扎。

在城市与故乡的矛盾中看清人性的真实

作为一名会绘画的写作者，吴文莉更擅长营造生动形象的画面感，在人性的深掘中感受冷漠和温情，在华美轻松的笔调中实现反思和审美，这既是她文学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，也是运用现代视域对《黄金城》的宏大构筑。作为特殊的意象和象征表达，作家对地域文化、历史、生存苦难及长安城变迁的书写，不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把握。总体感觉，反映“小人物”安身立命的《黄金城》，在努力揭示生命存在价值的过程中，还原时代语境下的人性关照，实现着对现实反思的精神追问。

在小说中，吴文莉力图通过日常生活的多维透视，唤醒世俗风情中的迷茫和困惑，完成人物形象的设定、故事人物的塑造，形成浓郁的大众视野和民间立场。这样的现实主义笔触，描绘了小人物的大时代群像，即主人公毕成功为了出人头地，不断积累财富的艰难人生历程。这种敢于正视人性的苦难书写，是充满冷峻和割裂的平民化主体呈现，其中也不乏深刻的批判。

《黄金城》中不同人性及地域文化中的精神价值，无疑展现了传统文化审美的含蓄。作为创作的主线条，该书没有沿袭前两部作品的

故事模式，而是在不经意间把长安城用黄金底色予以涂染，在悲悯中写尽伤痛和爱欲。让华丽转身的毕成功从古城的深厚底蕴和文化遗产中，切实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迅不可挡。这种时代印记不乏心酸和坚韧，最重要的是小人物被演绎得有血有肉，也折射出人文情怀下的个体思想变化。

现在来看这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，无论是作家的叙述视角，还是毕成功的创业视角，其实都是各种单线条在叙述时空的交织缠绕，都是小说叙事不露痕迹的转换和表现。由此可见，吴文莉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，她在《黄金城》中的故事依然选择西安城，来完成人物民族化、乡村化的叙事，在精彩情节中展示出人性的另一面，在故事的重叠中延续平民的生存真相，在各种碎片化的糅合中实现个体自我精神的救赎。

他乡只有漂泊，故乡方可安身。知道“家”在何方，吴文莉仍一如既往地书写着乡愁记忆的画卷，一直以现场者的身份和视觉融入。面对生命体验的深刻变化时，她依然想写出自己，或与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故乡人的顽强生命力。关于“小人物”的系列创作，是用文字实现着意象的唯美，用平凡人的平凡事见证和记录着时代精神的心路历程和记忆印痕，在不断怀疑和深入中感受多样化的精神力量。

从《叶落长安》的无奈选择，到《叶落大地》的生存境遇，再到《黄金城》中的精神救赎，一幅幅心灵图景其实都源于浓厚的情绪感染。这样以小见大的情感，是困囿于都市生活中的无望和纠结，是对于许许多多失去故乡，不得不落脚他乡“漂泊者”的咏叹和纪念，是用多样性的艺术感知时代的风云变幻。

事实上，这三部作品中多少都有着相同的人物形象。人物主题的突出，也让吴文莉的情感色彩中多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印记，凝结成属于作家的复杂内心表现。这种蛰伏下的强劲力量，不断冲击着人的视域，让读者在城市与故乡的矛盾中看清人性的真实。这样的独特是作家不同视域的观瞻，是充满生命力的生活探寻。

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不少，迟子建的《烟火漫卷》为哈尔滨作传，王松的《烟火》则以天津城为底色，而吴文莉的故事基点是西安城，以一个平民人物的命运写自己生存的城，以一座城写中国的百年变迁。在主题的表达上始终紧扣“情感”演绎人与城的故事，回答着城市发展相关的现实问题。剧烈的动荡变化中，吴文莉写出了长安城片段性的历史和现实，也把外来者的喜怒哀乐注入这座古城中。

（作者为武警工程大学教授）

阅快递

《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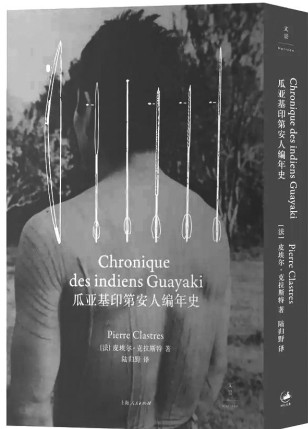


王俊秀 张衍 刘洋洋等 著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3月版

本书是首份从社会学、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的睡眠研究报告，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分析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民众的睡眠状况、睡眠问题及其影响的学术著作。

研究发现，2021年，民众每天平均睡眠时长为7.06小时，64.75%的被调查者每天实际睡眠时长不足8个小时，超过8个小时的被调查者比例仅为7.97%。报告指出，近八成新手妈妈被失眠困扰，50.30%的新手妈妈认为自己的睡眠时长“不够”，超过一半（58.38%）的新手妈妈表示自己一个月内有1~7日凌晨2点后睡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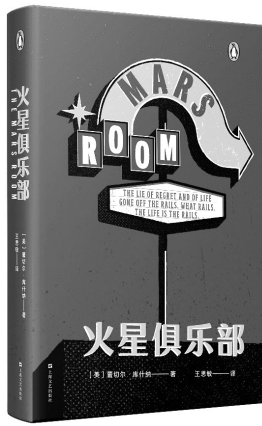
《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》



[法]皮埃尔·克拉斯特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版

瓜亚基人，一群生活在巴拉圭密林中的印第安人。他们以打猎、采集为生，有自己的语言、风俗与社会制度。16世纪起，西方殖民者和当地居民一道，不断占领、吞食他们生活的领地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这个部落的人口已不足三十。1963年，本书作者、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·克拉斯特在瓜亚基人被安置于定居点后进入了这个部落，与他们一同生活，对他们在生育、死亡、饮食、求偶、部落管理、性向认同、劳动分工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书写。

《火星俱乐部》



[美] 蕾切尔·库什纳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

2003年，曾活跃于“火星俱乐部”的舞娘罗米·霍尔被判两次无期徒刑外加6年有期徒刑，被遣送至斯坦维尔女子监狱服刑。监狱外面是已经与她隔绝的世界，监狱里面则是她无法逃离的下半生：囚犯们一面讲着真真假假的人生故事，一面争先恐后地争夺生存必需品。《火星俱乐部》掀开了光鲜与亮丽的外壳之下美国被忽略的一角：在“监狱产业化”的背景下，那些被忽视的人和被掩盖的伤痕。

（言浅 整理）

新书馆

《平生记》：普通中国人的百年人生写照

阅读提示

饶平如是《平生记》的作者，亦是这本自传的主人公。2015年，纪念太太毛美棠的《平如美棠：我俩的故事》一书出版，获得极大成功。读者知道了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，也为他们携手在人生巨流中抵御风雨而感动。如果说《平如美棠》是百年来普通中国家庭的缩影，那么《平生记》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模板。在本书中，作者以回忆为笔，记录下了人生点滴。看似日常平淡，却暗藏了人与命运、人与时代的人生戏剧。

■ 夏丽柠

饶平如，是《平生记》的作者，亦是这本自传的主人公。可惜，他未能等到本书在2021年出版，先于2020年故去了，享年98岁。

哪怕再多活2年，饶平如便在人世间度过了整整百年。这一百年，不管是对所有中国人，还是饶平如本人，都意义非凡。

在本书中，作者以回忆为笔，记录了人生点滴。看似日常平淡，却暗藏了人与命运、人与时代的人生戏剧。读起来，不禁令人唏嘘。

2015年，饶平如出过一本《平如美棠：我俩的故事》（以下简称《平如美棠》），主角是他与太太毛美棠。俩人于1947年结婚，至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妻子美棠去世，共同生活了近60年，是为“钻石婚”。

美棠去世，饶平如的伤心无以排遣，平日坐立不安。终于，他拿起了画笔，将记忆中俩人在一起的日子一笔一笔地画了下来。看到画，饶平如就想起了美棠握住自己手的感觉，就像她一直在身边一样。这些画，后来汇成了《平如美棠》一书。

《平如美棠》的出版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读者们知道了有这么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，也为他们携手在人生巨流中抵御风雨而感动。如果说《平如美棠》是百年来普通中国家庭的缩影，那么《平生记》，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模板。

一位生活的勇士

饶平如以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来形容自己普通却不同凡响的一生。而作为他的

读者，我更喜欢用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来定义他。虽然两者同为苏轼的词，但饶平如的自我评价彰显了自谦与豁达，我眼里的饶平如更像一位生活的勇士，不管世事变化多么无常，他都能勇敢地迎接挑战。这种顽强的生命力，正是现代人所缺失的，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

倘若将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部交响乐，那么饶平如的人生就可分为四个乐章。

1922年，饶平如出生于江西抚州南城县的耕读世家。祖上家境殷实，不乏饱读诗书的翰林学士，是中国典型的乡绅之家。8岁时，他们举家迁往南昌。在书中，他炫耀般地写道：“一九三五年，13岁，初识美棠。”

这“第一乐章”，取名为“散落的家谱”。看题目，我大致能理解饶平如书写时的心情。所谓人类历史，就是通过人们一点一滴的记录累积起来的，而每个人类个体都是历史。如果饶平如不写自己的故事，关于他的个体记忆，便会消失。一个普通人的回忆，重要吗？读过本书的人可以作答：重要。

王蒙新出的小说《猴儿与少年》里写了一位年逾九十的老知识分子。他写道：“九十岁的这个年纪叫鲇背，背上长出了类似鲇鱼身侧的纹络？老而鱼变乎？衰而轨迹乎？他知道有一种进化论，认为人不是猴子而是鱼，乃至海豹海豚演化过来的。鲇背者，认祖宗宗也。”撰写本书时，饶平如也处在鲇背之年，人越老，可能越会思念自己的来处。

95岁的饶平如，记忆力惊人的好，下笔飞快流畅。能忆起曾祖父、祖父母、外公外婆，以



及自己家与美棠家的一大波亲戚，写起衣食住行，里外规矩，访亲交友，都毫不含糊，有趣的细节也不轻易放过。

最有趣的要数父母亲过日子，父亲饶孝谦是专办经济案的律师，饶平如称其为“写状子”的。父亲为养活一大家人，除本职工作以外，会再做些小投资，但屡屡投资不力，投出去的钞票金货，换回了一地“破烂”。因为怕妻子气得吃不下饭，他只敢在晚饭后和她讲这些事。类似的事情，饶平如写得有趣，画得更惟妙惟肖，隔着纸张，我好像都能看到饶平如脸上的笑意。虽说饶姓是大家族，人与人相处起来矛盾应该不少，但在饶平如笔下，记下的尽是一些互相关心、互相照顾的事情。或许，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，那些不愉快的，随着日月升降，慢慢地被遗忘了。

一个“超酷”的老头儿

日子从1938年日军侵华，变得不一样了。1940年，年仅18岁的饶平如，投笔从戎，